

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

应健中 / 著

股海中的 红男绿女

Gukhai

zhongdehongnannü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应健中 / 著

股海中的 红男绿女

Guhai
zhongdehongnannü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国平
封面装帧 傅惟本

股海中的红男绿女

应健中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7.75 插页1 字数169,000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0,000

ISBN7-208-02987-3/G·538

定价13.00元

作者自述

在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梦想自己成为作家，将自己内心的感受变成文字；不是自我欣赏，而是能传达给公众，以引起共鸣。

然而囿于自己的文学功底，常不知如何下笔，梦想只是梦想而已。

到了1986年，已刚过而立之年的本人，对社会中刚呈萌芽状态的股票产生了极大兴趣，于是全身心投入，10多年下来成了这个市场的见证人。

一个人一生中难得有急转弯，而我的人生却出现了两个急转弯：先从一个普通的教书匠转到股市写手，短短8年中给社会留下了300多万字的作品；又从股市写手一夜之间急转弯成为券商经营者，对股市分析彻底封笔，而玩起了经营之道。这种人生急转弯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，均是人生的一种财富。

人的一生其实跟股票走势差不多，跌宕起伏，有时一个拉高使人从平台直上云霄，而有时因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高台跳水，坠入万丈深渊。

做了股票，等于浓缩了人生；人一生中体验的酸甜苦辣，在股市中也许短短几天就让你尝几遍。人生也是一幅K线图，阴阳相夹，几多轮回。

十几年的股海生涯，令人刻骨铭心，其人其事其物常在脑

海中栩栩如生。一位与我有忘年之交的老先生周丁，一直鼓励我将之记述下来，于是在近一年中经过艺术加工写下了多篇文章，并于1997年6月起刊登于《上海滩》杂志的“上海新传奇”专栏中，原名为《股海大转盘》。现在经过整理充实成为本书，取名为《股海中的红男绿女》，寓意为人们在股海中的沉浮与悲欢。其中，主要讲述某些股票大户的炒股经历，通过他们的传奇故事，希冀给人以启示和深思。

本书写作过程十分辛苦，一是忙里偷闲，有几段甚至在飞机上写就，常在截稿的最后几小时交差；二是囿于文字功底，想表达的意思往往未能更好发挥。

我也许最终不会成为作家。作家始终是我崇敬的一个职业，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。如果这本书能为作家们提供一种素材的毛坯，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本书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谅解。

至于股票市场中人，不必对号入座，在炒股的空闲时间，将这本书随便翻翻，如有哪怕一点点启发，有利于炒股赚钱，那也是我最大的荣幸。

在本书出版之际，老前辈周丁先生、《上海滩》杂志主编和副主编王金耀、葛昆元先生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王国平先生给了我许多帮助，在此深表感谢。

应健中

1998年7月20日于上海



作者：应健中

Guokai

zhongdehongnailun

作者简介

应健中，男，43岁，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，执业律师。

1986年开始介入处于萌芽期的中国证券市场，参与柜台交易。1991年起开始撰写市场评论文章，曾在多家报刊上开辟专栏，至今已有200多万字。曾主编《1997年中国股市投资手册》。

1991年至1997年期间担任上海《壹周投资》杂志主编，1992年至1993年期间曾兼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仲裁委员会委员，目前担任三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总部总经理。

作者长期参与与中国证券市场，经历过股市中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件，所见所闻甚多。作者在工作之余，勤于笔耕，时常有股市散文、股市杂文、股市大特写、股市文化等作品散见于报端。本书是作者写作生涯中的第一部长篇。作者计划以不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股市，写出第二部、第三部……

目 录

[1]	作者自述	
[1]	引 子	
[2]	第 一 章	鼠年鼠市 心态各异
[14]	第 二 章	熬过冬眠 春播耕耘
[27]	第 三 章	腾龙戏珠 骗局始末
[39]	第 四 章	玩空手道 险些豁边
[50]	第 五 章	潮涨潮落 梦系淘金
[60]	第 六 章	阳谋阴谋 皆为利来
[73]	第 七 章	露水鸳鸯 共建鼠仓
[86]	第 八 章	钱权互换 来去匆匆
[99]	第 九 章	巧搬鼠仓 金蝉脱壳
[111]	第 十 章	赔了金钱 套牢人生
[123]	第 十 一 章	代理操作 狠斩一刀
[135]	第 十 二 章	新疆之行 有惊无险
[148]	第 十 三 章	来去无踪 盈亏无数
[161]	第 十 四 章	泪洒法庭 后悔已晚
[175]	第 十 五 章	股东大会 新潮“华威”

·股海中的红男绿女

[191]	第十六章	自我解套	死钱变活
[207]	第十七章	空手玩股	对簿公堂
[222]	第十八章	打扫疆场	重新再战
[238]	尾 声		

引 子

日历翻到了公元 1996 年。

年轻的中国股市正好走过 5 个年头。这个股市一路跌跌撞撞，从一个微型的只有几个股票的象征性市场，发展到一个拥有 2000 多万个股民，沪深两市共有 500 多个股票的大市场。

股海轮回，许多人从平民中走出，通过股票改变了人生轨道，而又有许多人将大把大把的钱投入股市，几年折腾，最后逃出来之时已“伤痕累累”。而所有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都源于这个被称为“股票”的东西。这个犹如“黑箱”的东西，开始的时候是纸，后来又简单到仅仅是一个个电脑符号，或浓缩成一个个概念而已。

1996 年以前的 5 年中，在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，股市一路上扬，但很难买到股票，而后 3 年半，等股民们能较易买到股票之时，则是股票越来越难做之日，人性在市场中得到锤炼。

前 5 年中，上海股市指数最高点为 1558 点，到 1996 年历史钟声敲响之时，跨年度“清算交割”留给鼠年的，已只有 500 多点了，指数打了三折半，持股者可谓“遍体鳞伤”。然而在绝望之中，祸福奇迹般地在鼠年转换。我们从《股海中的红男绿女》中能领悟出人性的真谛，以及股市人生的酸甜苦辣。

第一章 鼠年鼠市 心态各异

1996年3月4日，上海股市迎来了鼠年第一个交易日。

营业部章经理走进交易大厅时，一看手表9时正，还有25分钟就可开出集合竞价，可是一数交易大厅中的人头，200来平方米的空间只有3个人。

“哎，过年过得凄凉，在550点位置上，持股过年的人全部套牢，哪有心思节后来这里报到。”章经理嘀咕着走进办公室。

第一件事先将桌上还是“1996年2月16日”的台历撕到“1996年3月4日”。台历上已积灰，17张纸，撕了三次才撕完。

给客户拜拜年是章经理春节后必做的事，从海峡证券公司总部调到上海营业部第一线工作，此次是第四次给客户拜年。对于鼠年的股市，他自己心里也没底。在猪年中自营亏损250万元，客户透支还打了个200万元的洞，这始终是章经理的一块心病，股市靠“天”吃饭，只得听天由命了。

在6间大户室中，对第一间“201室”的大户们，章经理最有感情，里面6个人在营业部创建时就来了。6个男女老少，跟着章经理从上证指数380点到1558点，再从1558点又回到330点，如今在500多点风雨同舟。

今天，201室中只有老宁波一个人在。“恭喜，恭喜，老秦新年好！”老秦名贵良，5年前退休，天天到营业部报到，是个

死多头，每一个高点从来没有不套牢过。

老宁波看到章经理特别高兴，虽然年龄已足够做他的老爸，但对他还是很尊重。老宁波道：“章经理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！今朝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们几个到泰国去旅游了，要明朝来。这次休息放假 16 天，出去白相相还是蛮好的，我年纪大了，不轧迭格闹猛。”

“但愿今年股市好一点，让大家发发财，不寄希望赚大钱，但愿不要出事。”章经理心猿意马地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，多少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。

老宁波说：“以前春节休市 3 天，现在倒好，一休就长达半个月，这实际上既危险又不公平，半个月内，世界上要发生好多事，一旦有事，不是让老百姓承担风险吗？”

“我们也没办法。这次上海与深圳同时休息两周，主要还是考虑到深圳是个移民城市，一到春节人去楼空。”

“好好，也好，熊市中大家多休息，钞票管管好，省得在这多做多输的市场中越做越输，你们券商也好降低点成本。”老宁波自言自语。

集合竞价开出：“538.33 点”。章经理兴奋地叫道：“比春节前跳高 31 点，好兆头，好兆头！”老宁波兴奋不起来，他是套在 900 点之上的：“还有几觉好睡呢，反正我是套得绷绷硬！”

话不投机半句多，章经理寒暄一番后离去。

节后第一天，老宁波一个人坐在大户室里发呆，一帮朋友不在，他已搞不清楚买好还是卖好。

第二天，201 大户室炸开了锅，6 个人全部到齐，收获最大的反而是老宁波。每人多多少少带来点吃的用的以及小玩艺送给老秦，足足装满了两只马夹袋。

201 大户室约 16 平方米，两边背靠背各坐 3 人，靠门边上还有一个小桌子是报单员小姑娘施丽娜坐的。老宁波与郑淑敏、刘嫣红坐一边，背后 3 人则是柳县敏、姚鲁生和郁俊良。

集合竞价开出“600.46 点”。

还是郑淑敏开始将话题拉到股市上来：“去年我们都套在 550 点上，现在总算看到 600 点了，老天爷保佑阿拉，今年能够解放。”郑淑敏在 1992 年与老公离婚时，把分到的夫妻共同财产买了 400 张认购证，一下身价陡涨 200 万元，气得前任老公吹胡子瞪眼睛，心态极不平衡。不过经过 3 年啥格牛市熊市来回几个折腾，现在 200 万元身价已在对折的基础上又打了个对折。每想起前事，郑淑敏心里痛啊，但还好没透支，否则的话，早就哪里来哪里去了。

边上的刘嫣红叫道：“敏敏阿姐！”刘小姐以前不知如何称呼这个老三届知青、比自己大一轮还多的郑淑敏。此次泰国一行，两人共同生活，于是就以姐妹相称。“任何时候不要太悲观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我看，现在当大家都极度痛苦之时，买股票是最好的辰光了。”

刘小姐的一番高论，真有点股评家的味道。刘嫣红 30 岁出头，人长得不算漂亮，但也不难看，眼睛大大的，瞟过来一刹那，也令人陶醉。当然，要看具体瞟到的对象是谁。她脸上五官中唯一的缺点是那张嘴长得瘪塌。但小刘人缘极好，在大户室中，她是最有钱的，倒不是她的资金绝对值大，而是进出比较频繁。大户室中人都知道她在日本呆了 5 年，靠什么赚那么多钱，没人敢问，只知道她经常接到的不知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，有广东话、闽南话，从“么西、么西”的日语、“哈罗哈罗”的英语中听出，刘小姐“引进外资”的本事蛮大。

“刘小姐讲的话有一定道理。”说话的是坐在刘嫣红背后

的柳县敏，“昨天一回上海，我马上给几位著名的股评家打电话，足足听了3个钟头，发觉都是一桶浆糊，搞不清楚1996年市场到底走牛还是继续走熊。大部分的意见是，1996年上海到800点差不多了，深圳到1800点见顶。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好。比如我有个深圳朋友，在市场中小有名气，他看到深市5000点，上海2000点。但这位老师处境不大好，套了1000多万元筹码，不好结帐，一结，光屁股回去。”柳县敏业余爱好研究证券，记了好多笔记，画了好多图，但从来不写一篇文章。他认为观点不好告诉人家，都告诉别人，自己就赚不到钞票了。

“小柳，今年市场要靠你了。你是阿拉201室中对外关系最多的人，有什么消息通知大家一声，特别是要跟上海和深圳的股评家保持联系。”说此话的叫姚鲁生，50开外，在大户室里他年龄排名第二。为了与老宁波有所区别，股友们称他小山东。他当过工人，摆过小摊，开过饭店，在股市虽然是大赢小输，但有桩心事弄得他心烦意乱。

小山东边上的戴眼镜小个子名叫郁俊良，平时沉默寡言，但做起股票来门坎贼精，用他的话来讲，叫作每天到这里来赚点香烟钿，到电脑中报销点出租车费。此时，他开口了：“这次到泰国去，开销蛮厉害的，泰国刀手拿上海巴子开刀，斩得阿拉血淋淋的，看来要一点点去电脑中报销。”

说起泰国之行，201室顿时沸腾起来。刘小姐对芭堤雅的夜晚极为留恋；郑淑敏则对泰国珠宝兴趣很大，但吃不准买回来的是真是假；姚鲁生这个小山东活了50岁还是第一次乘飞机，他的兴趣不是泰国，而是像波音747那么大一个家伙怎样飞上去的；小柳和小郁则津津乐道于泰国“金鱼缸”和“气功表演”。

“啥格叫金鱼缸？泰国气功跟中国气功相比哪个更新奇？”报单员小施好奇地问小郁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关脱，关脱。人家还是小姑娘，你不要对人家精神污染。”郑淑敏像大姐似地阻止了这个话题。

“哎哟，冲到 606 点了，好像跌不下去了，还是买点股票吧。”老宁波回到正题，“小姑娘，帮我报单，帐号：176455102，买进代码：504320，腾龙股份，6.18 元，4000 股”。小施依次报完数据，告诉老宁波：“老秦，成交了。”

“我是上面 12 元的地方套了 4 万股、绷绷硬，现在股票正在大拍卖，打对折了再补一点。”老宁波买股票反而有点心虚，生怕几个死空头笑话，事先声明，省得闲话多。市场好像与老宁波有点过不去，在老宁波买好后，大盘从 606 点最高处开始下行，接着笔笔直地跳水，电脑上一根白线从红色区域移向绿色区域。

“不好，600 点顶不住了。”小山东叫了一声。只见电脑中显示买卖盘成交量的红色柱在退缩，而绿色柱在延长。

“红军，顶住，红军，顶住！”柳县敏有点幸灾乐祸。

“顶不了，顶不住，报告张军长，实在顶不住了，不是国军无能，而是共军太狡猾。”郁俊良冷面滑稽地学起了电影《南征北战》中一敌将领的腔调。

这一说，乐得三位大姐、小姐前俯后仰。

只有老宁波笑不出，刚买进的“腾龙实业”股票从“6.18 元”跌到“5.98 元”，开始死龙般横走。

“娘希匹，买啥套啥，这叫做手痒斩手，脚痒斩脚。”老宁波悻悻然。

“腰痒就拦腰斩，我不就是已经拦腰挨了一刀吗？”郑淑敏说道。

“不对，”柳县敏还是念念不忘芭堤雅，“腰痒就到泰国去，一面潇洒，一边补腰。”

刘嫣红听不下去了，说道：“你们几个人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说说就没好话了，关脱、关脱。”

柳县敏不服气：“你们没听到过吗？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，叫作：无钱的人要补脑，有钱的人要补腰。”

老宁波毕竟还是老法思想比较多，打断他们所有人的胡诌说：“别讲了，还是自己袋袋里格钞票管管好。你们年纪轻，有得补了。阿拉年纪大了，弄点股票白相相，既赚点钞票，又可安排业余生活。现在都是苦恼人的笑。”

“587.06点”，电脑在此停止了跳动。

大家起身，准备打道回府。

报单员施丽娜开始清理大户室。在她手中一天只做一笔，心里嘀咕了，这个月奖金肯定没希望了。过年后第一天，章经理布置工作时强调，以后各人奖金要根据所管辖大户的成交量来按比例提取，鼓励大家多进进出出。怎么鼓励法？人家买了就输钱，好意思再叫人家买哦？人家套了已经拦腰一刀，好意思叫人家抛哦？这活不好做，算了，混到哪里是哪里，上班还是蛮轻松的。小施有点胡思乱想。

女人家做事心还是比较细的，郑淑敏赶到201大户室时已经12点1刻了。大家正在吃饭。

小刘一看郑大姐来了，忙着说道：“敏敏阿姐，你坐，我去帮你领一份客饭。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，我是吃好来的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好几天没做交易了，不好意思吃人家饭，再说……”

柳县敏打断郑淑敏的话：“我晓得了，现在券商日子难过

了，大户室的供饭也越来越差了。原来 900 点、1000 点时，经理请阿拉吃大排骨、腌笃鲜，现在 500 多点，哪能办，只好吃黄芽菜比肉丝多的烂糊肉丝加咸菜汤，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。”老宁波又打断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大家少讲两句，现在股市是困难时期，大家熬熬过，天天碰头，难为情哦。”

报单员施丽娜说了：“老秦的话有道理，实际上日子最难过的还是章经理，入不敷出，还有许多资金问题没解决。原来伙食标准每顿 5 元，现在只有 2.50 元，叫阿姨买什么东西吃？原来 3 个阿姨烧饭，最近回头掉 2 个，只有 1 个人要烧 80 个人的饭，只好将就了。”小施说完，马上补充一句：“大家不要响，否则老板知道后要炒我鱿鱼的。”

等到吃好饭，后市已经开盘，指数亮出“570.44 点”。

201 大户室内寂静无声，静得连电脑中有气无力的成交“嗒、嗒”声都听得一清二楚，静下心来还能听到电源的“丝丝”声。大家屏息，眼睁睁地盯着 570 点这个数字。据股评家说，一旦这个位置破位，大盘要直奔 380 点，原因是从 570—600 点一带堆积了 200 亿元筹码。乖乖，从 570—380 点还有三分之一的下跌空间，幅度为 33%。这个 570 点多揪心啊。

“568 点”，570 点终于破了。每个人面孔铁板。各人心中都在盘算，自己手中的股票贬值，再贬值，都说国有资产流失，而这电脑中数字的减小，意味着个人资产的流失，每个人心中都在流血。

柳县敏中午在隔壁 202 大户室打牌。行情没有变化时，人又舍不得离开市场，打牌是大户室中唯一能放松神经、消磨辰光的娱乐方式。但看到 570 点破位，又都没心思了。

这时，营业部主管资金的单小姐进来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柳县敏感觉气氛不对，于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“隔壁气氛不对，估计来平仓了。”柳县敏进门的第一句就使 201 室气氛更加严峻。大家都竖起耳朵听 202 室内的动静。

所谓 201 室、202 室实际上是用夹板将原来工厂的仓库隔开来的，说话嗓门一响，隔壁听得一清二楚。

单小姐说话尖声尖气，进门就说：“章经理要我给你们宣布两件事：第一，以后大户室内不要打牌，因为有人提意见，影响隔壁人家看盘，大户室不是棋牌室；第二，有一张表格，大家填一下，我们要验一下资。”

话刚说完，只听到 202 室开始嚷嚷了。202 室是一批新来的炒手，与 201 室的人不熟。有人叫道：“验什么资，我们帐号里有多少钞票、多少股票都在券商电脑里存着，他们不比我们清楚？验什么资，无非就透一点资，股票不都指定交易了吗？就变着法子赶我们走。行了，别他妈的废话了，你给我指定交易撤了，我第一个走！”

只听到单小姐说：“你们要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，撤不撤指定交易是你们的自由，随你们便。”只听单小姐说完话后便走了，高跟鞋将地板蹬得“格格”响。

201 室里鸦雀无声，但每个人的耳朵都竖着听隔壁所发生的一切，尽管 201 室中透支盘早清了，当时都斩得血淋淋的。触景生情，揭起了每人心中的苦楚。

“他妈的，证券商都姓商。”柳县敏忍不住骂了一句，“券商为什么老在最高位的时候让客户来透支，一比二、一比三，随你便，而他娘的，跌到最低点硬要客户平仓。该割的早割了，在目前这种点位上再割就要伤筋动骨，就大家目前的状况实在不应下手，一下手就要光屁股回家了。”

“格、格、格、格”，单小姐的高跟鞋声由远而近。这声音在